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五十回 游南海蓮飛水面 充白帝霞卷空中

三緘自服靈芝後，身康體健，行走如飛。與狐疑、紫光離繡雲閣，直向南嶽而投。不意歧路誤行，久之南嶽反在後面。三緘曰：「吾一心欲上南嶽，以觀此山勝景，如何反過於南嶽之前？」狐疑曰：「必是前途誤掛，但不知此去又向何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可於是地訪諸村人，訪的確時，再走未晚，不然恐又如前途之誤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言不錯，趁是地垂楊懸覆，師暫歇此，待弟子訪之。」言已前行。

行約數百步，遇一村叟，手持香具，來自當頭。狐疑揖之曰：「敢問老叟，路由此去，所至何地耶？」村叟曰：「南海也。」狐疑曰：「此去南海，幾日可到？」村叟曰：「不過廿餘日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南海有何景致？」村叟曰：「南海觀音大士常常應驗於此，焚檀拜禮者代不乏人。岸上紫竹青青，時有舍利金光，因人而見，間有蓮花九品擁水而開，兼之海岸雲霞變化莫測，諸般佳景，煞有可觀。」狐疑曰：「近海一帶有旅舍乎？」村叟曰：「先年無之，今因焚香者眾，旅舍極密，或十里一店，或五里一亭，尤宜早投，否則不能盡容矣。」狐疑問罷，轉回故處，細告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南海亦難到之區，吾等可向此一遊。」紫光喜曰：「聞得南海蝦如牛大，其鬚可作棟樑，吾去拾鬚一莖，以為沒後之棺焉。」狐疑曰：「蝦鬚大多軟而不固，爾欲覓棺，可拾一巨蚌殼歸家，不必工匠造作，以一半為停屍之所，一半為御土之用。厝在地中，日後產的孫孫肉在腹內，骨在外面，必要出些碩頭人。」三緘曰：「閒言休講，如到南海，須市香帛以拜大士。」狐疑諾之。

師徒談談論論，不覺午去西來，四山煙霧齊生，海底明月將出。三緘命狐疑急去尋一所在，以為棲身。狐疑果向前途，遇有行人便問旅舍，有告以前面即是者，有告以必曆數十里始有之者。狐疑暗計，行人言詞不合，吾不如駕起風車，四下遙觀旅舍之遠近有無，庶可一覽而盡。當將風車駕著，直入雲際。

忽聽風聲大作，響似雷鳴，翹首望之，見一鳥翅如屏，展於空中，遮去天日。狐疑駭，急驅風車前奔，終難越此鳥翅之下。

剛欲向左迅速而過，早被此鳥翅尖一逞，風車如紙飛去，斜斜傾墜，不知落在何方。看看天色已暝，心忙意亂，東奔西竄，故處難回，暫歇風車宿於荒野。

三緘見狐疑不返，遂與紫光尋一村莊，以蔽風露。曲曲折折，尋得一第，師徒立於門首呼之。內一老母白髮蓬蓬，出而問曰：「何人叫喊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乃好道者流雲遊至斯，無有宿所，敢借老母府第止宿一宵。」老母搖首曰：「前日我家宿一道士，次早不辭而去，將吾帳被概行盜之。如此看來，世上惟有爾等難惹。更有學習邪術，假道惑人，種種行為，久堪痛恨。吾聞呼聲可憫，故出而問之，只言汝係好人，不料又是道士也。」三緘曰：「道士之類，有好有歹，何可一概相論？」老母曰：「以吾觀之，凡學道人能以大道為重，而又好行善事者，百無一二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輩即不能以大道為重，斷不至如前之道士盜汝帳被也。」老母曰：「念汝言詞慘切，可進門來。」三緘喜，即與紫光隨之入第。老母將茗獻罷，款以野蔬山肴。食餘安宿室中，牀榻頗潔，師徒跌坐，各煉其功。猛然響亮一聲，一偉漢形容古怪，推門直入，向三緘而言曰：「汝休管吾事，冤冤相纏，自有前因。」言已出戶而去。紫光曰：「此係老母何人，粗鄙乃爾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必管之，各行其是。」紫光行路辛苦，道未習周，倒榻而眠。

三緘將功用後，閒坐於榻。忽聽內室中女眷喧嘩，不知為甚，又聽老母慌促言曰：「莫忙，莫忙，即要接去，再緩三五日，吾將妝奩等件些須辦點，來接不遲，潦草如斯，若何接法？」老母說已，復聽一少女哀聲哭曰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」說了兩言，鞭撲之聲達於門外。少頃，少女就曰：「就去，就去。」言此，四下寂然，大起狂風，老母悲啼不止。

三緘異，出問老母。老母曰：「吾一孫女年十七齡，父母早亡，吾撫成立。條得奇疾，常常癡笑，久之病篤，四體支離。

費盡藥資方獲痊癒，不意前日癡笑又作。吾暗偷覷，乃一男子與吾孫女並肩為戲。吾剛罵，彼手一指，老軀當即昏絕，人事不知，及至蘇來，男子已渺。今夜復至，要接此女為妻。吾不允時，彼遂鞭抽此女。吾無奈，只得推緩數日，誑以妝奩未就。誰知狂風一起，已將吾孫女捲去，不知所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此山妖也。老母不必悲啼，待吾略施法力，以除汝家之害。」於是真言念動，暗暗取出腸絛子，向空拋去，頃將妖與少女束墜堂前。三緘以斬妖仙劍執在手內，此劍飛出斬之，乃一豹妖也。豹妖斬後，轉視少女，有如死然。三緘以手擦其腦，愈擦愈力，擦之一刻，少女甦醒。老母詳言所以，少女跪地叩首謝恩。

次早，三緘告辭出戶，老母苦留不住，謝金弗受而行。剛至途中，狐疑已到，將所遇巨鳥告之三緘。三緘曰：「此鳥非他，即大鵬也，展翅能遮天日。」言訖，亦將昨夜收妖事與彼言之。狐疑曰：「吾師又立一大功德矣。」師徒止止行行，不知途去幾許。

一日來到南海，果然寬闊無涯，與東海規模大不相似。三緘師徒忙焚香炬，拜跪海岸，默祈大士護佑行藏。拜畢立視，但見海水興波，海鶴飛鳴。片刻之際，波中紅蓮萬柄，備極鮮妍，愈放愈多，難以數計。俄而變為五色，海岸皆開，轉眼視之，又合數朵為一朵，每花心內跌坐一佛。三緘見得，拜舞歡欣。

正樂賞間，微起一陣香風，蓮柄化為烏有，惟見煙波萬頃，綠浪千層而已。三緘暗暗稱奇，曰：「異哉，海水之變化莫測，真所謂菩薩境界也。」因詢狐疑曰：「汝見海中何物？」狐疑曰：「海中只有數十小艇，四散而推，久則相連，化為巨艇，中現三大金字曰『大願舟』。舟住多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望普陀推去。甫到崖下，化為仙鶴，飛入天際，不知所終。」三緘復詢紫光。紫光曰：「弟子所見，海水之中有青面紅髮者，有綠面白髮者，各露半身，獐獍可畏。旋化美女，拈花微笑，嬌姿媚態，蓋世無雙。轉又化為金銀，遍海皆是。忽然海風一起，煙霧迷漫，散而無跡。弟子之所見者僅此。」三緘曰：「同一海也，入目各異，其中殆必有所尚也。不然，胡不同如此耶？」狐疑、紫光曰：「吾師所見又何如哉？」三緘詳細述之。狐疑曰：「師於大道得已深深，無怪所見如斯之妙。若弟子初入門下，道尚未得，故所見亦異師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據爾之言，艇名『大願』，爾亦列在當度者。至紫光所見，必其用心猶在四害之中，未能洗滌殆盡。須各立厥志，竭力造修，以使大道能成，師徒同聚首於大羅天上。」狐疑、紫光拜受唯唯。三緘曰：「南海難至，須玩賞數日，然後去之。」狐疑曰：「弟子昨夜用功後，自覺神疲恍惚間，似見樂道來此。」三緘曰：「心有所思，即門響簾開，如見故友，此皆妄想所致也。所以習道人第一要刪除妄念。妄念不去，終為道累焉。」師徒言畢，歸於海岸亭內，各用乃功。

且言樂道自分散後，仍返停雲閣，習師所傳之道。習約旬餘，思念三緘，遍市訪尋，無能得見。三至碧玉，亦恨難逢。

駕著風車，欲投南嶽，剛到兩歧山上，見妖怪漫山拱立如林，似有所候。樂道風車按下，隱身觀望。山精木怪漸聚漸多，東面四野雲迷，風聲甚嚴。未逾片刻，山川被煙霧遮卻，儼然化為一帶平原。只見妖物紛紛，向東奔去。樂道踱出林表，轉過山丫，見一女妖斜坐石臺，若艱於行路者然。樂道亦化為女子，緩步來至石臺而問曰：「道姑何往？」女妖曰：「去朝白帝耳。」樂道曰：「白帝為誰？」女妖曰：「爾亦妖部，如何不知？」樂道曰：「吾雖妖屬，素居海島，今始雲遊到斯，故不知白帝之名與白帝之事。」女妖曰：「前山小月洞中，有一白蟒，修成道法高妙，自稱為白帝子。凡百里內木怪山精，十日一朝，今其期也。」樂道曰：「群妖眾矣，豈無有能勝之者，而乃使彼一妖獨稱尊於是地耶？」

女妖曰：「去歲南山一蟒，亦壓群妖，自稱赤帝神龍子，群妖畏甚，個個稱臣北面事之。白蟒乃一女身，與赤蟒相鬥數次，各吐寶珠一粒，一白一赤，不分上下。惟南蟒多煉一紫花棍，厲害無比，白蟒幾欲勝，南蟒將棍拋去，則俯首而逃之。白蟒奈此棍不何，亦傾心降之，往朝南蟒。南蟒見彼嬌美，欲以為妻，白蟒不從，南蟒甚恨於心。每當朝賀稍遲，則責以紫花棍四十，白蟒無奈，許與之配。殊知白蟒奸詐百出，許配後議定，必過廿日方與同龕，南蟒許之。自是南蟒日與調笑為樂，白蟒索彼紫花棍，南蟒不予，白蟒惑以冶容，南蟒為色所迷，幾難自主。白蟒又曰：『吾與爾既為夫婦，豈有他意，一紫花棍而不予妾視，妾何樂以終身事君也？』言罷假以哭泣。南蟒得巧言之惑，以棍予之。白蟒接過手中，把玩不置。南蟒拍肩而言：『只要爾能順吾意，洞中諸寶

吾皆與爾。」白蟒不復與言，手執紫花棍，突向南蟒擊之曰：『爾恃此棍以壓群妖，今日待吾來伏爾。』手起棍落，擊斃南蟒，搜取洞內諸寶，仍回本洞，自號『白帝』焉。從此群妖十日一朝，不服者立斃棍下。」

樂道曰：「聆爾所言，南蟒死而傾諸寶器，與人世之好色破產、死而不悟者同也。然白蟒行事，究何如耶？」女妖曰：「人之毒者，莫過婦女，妖之毒者亦然。凡屬妖部，如有貢物不到，概行笞斃，絕無憐惜在抱，念及同類之心。」樂道曰：「彼所樂貢者何物？」女妖曰：「樂以人血為酒。自彼稱帝一載有餘，已喪女男數十人矣。」樂道曰：「群妖何若以人為貢哉？」女妖曰：「群妖之內趨炎附勢者眾，彼不貢而此貢之。」樂道曰：「貢有賞罰？」女妖曰：「不貢則罰，貢亦無賞。」樂道曰：「獎賞既無，群妖又何樂貢？」女妖曰：「不貢則罰，不如貢之以免罰耳。」樂道曰：「貢以免罰，群妖之畏白蟒甚矣，何不聚而相攻？」女妖曰：「各懷一心，各期免罰，誰肯為此逆事以受死耶？」樂道曰：「吾只言世人好生惡死，詎料妖部亦有同情。爾還在茲，倘朝賀失時，獨不畏罰？」女妖曰：「吾與白蟒幸有瓜葛，不甚畏之。」樂道曰：「瓜葛之親，彼亦袒護乎？」女妖曰：「雖不似待他妖殘刻，而妄自尊大，吾亦久為不平。」樂道曰：「吾欲除此白蟒，以免是地之害，何如？」女妖曰：「恐爾道法不勝於彼，空自淘神。」樂道曰：「且與試之。」女妖曰：「爾妖部乎，人部乎？」樂道曰：「妖部如何，人部如何？」女妖曰：「如屬人類，則紫花棍不能傷之。若係妖群，恐難避此棍也。現北面紅霞繞動，正朝賀之時，吾將行矣。」言別一聲，騰空竟去。

樂道精神整頓，坐於石上，將大道運用一周，駕起風車，來至小月洞前叫罵。白蟒怒甚，乘霞而出，樂道與之力戰百合，不分勝敗。白蟒心知厲害，口吐寶珠一粒，在霞影內暗向樂道頭上墜來。樂道大嘯數聲，狂風突起，此珠已吹至東南角上，不能進身。白蟒將氣一呼，珠仍入口，旋吐黑氣，愈吐愈密，片時不見天地，黑作一團。白蟒乘此黑氣迷漫，手持雙劍，欲殺樂道。豈知樂道復嘯一聲，風聲大作，將黑氣吹在天外，並將白蟒吹去百里之遙。白蟒暗思：「吾只道山精水怪中吾為惡魁，誰知還有惡於我者。此次如敗，必為群妖所笑矣。」於是立定腳跟，將紫花棍舞了一舞，狂風已住。白蟒卷霞而返，高過樂道風車十餘丈，力舉此棍，向樂道劈頭擊之。樂道幸有大道在身，運上一運，雖未為棍擊斃，然已墜下風車焉。白蟒見樂道勢敗，執棍馳追，樂道停車又與力戰，白蟒以紫花棍揮弄如意。樂道連被棍擊數下，身負重傷，力不能支，欲逃無路，左思右想，難以得脫。身向東行，白蟒東逐；西奔，白蟒西追。

於無可如何時，正遇二翠雲遊半天，聽得妖風捲動，佇立視之，見一男妖為一女妖追逐甚急。翠蓋曰：「男妖力卻矣，何不救之？」翠華曰：「救之如何？」翠蓋曰：「且將雲腳蓋下，隔定女妖來路，問此男妖何與女妖力戰如是。」翠華曰：「可。」遂將雲腳蓋下，白蟒極目別又一天，男妖渺然，仍復挺立於斯，持棍以待。翠蓋將女妖隔定，遙呼男妖。樂道停車，問曰：「何處仙姑前來救吾，恩沾不淺。」翠華曰：「爾屬何精，與這女妖如此力戰。」樂道曰：「吾乃虎精也。投師三緘以學大道，自師徒分散，仍在停雲閣內練習功夫。因念吾師，四處查訪，偶爾得遇白蟒擾害生靈，吾欲安靖此方，無奈彼法力甚高，弗能敵之。不意於危急中，幸得仙姑援救。」二翠曰：「爾樂道兄乎？」樂道驚曰：「爾係何人，知吾道號？」二翠曰：「吾乃碧玉山之翠華、翠蓋也。」樂道曰：「爾二翠道妹耶？」二翠曰：「是矣。」樂道於是驅車上前，相見而泣。二翠曰：「道兄不必悲傷，且至吾洞，以俟精力健後，誅此白蟒不遲。」